

在快手写诗的农妇：用诗句为生活开个透气孔

今年 50 岁的韩仕梅，是河南省南阳市淅川县的一位普通农妇

去年 4 月，她开始在快手上写诗，质朴的语言感动了许多人

3 月 2 日，受“为你读诗”平台邀请，韩仕梅用她带着浓厚河南口音的普通话，隔空为网友朗读自己的作品《心语》

有网友留言：“诗人的声音一出，眼睛就湿润了。生命的韧性与张力，让我不得不赞叹，不得不去热爱它”

在生活的重压下，她一边努力生活，不愿被命运打败，一边在诗歌的一方小天地中做回自己

她是一个平凡普通的女人，但从她的人生经历中，我们能感受到中国女性的坚韧

本报记者刘梦妮

韩仕梅的一天从清晨 6 点开始。起床后，她便赶去附近的一家工厂，给那里的工人做饭，一天三餐，还要打扫卫生，除了春节，全年无休，每月收入能有 2800 元。除此之外，12 亩地的农活和各种家务几乎将她的生命填满。只有拿起手机写诗，或者与快手上的诗友网友交流，她才能得到片刻喘息。

“和树生活在一起不知有多苦，和墙生活在一起不知有多痛”“我吃了女人吃不了的苦，遭了女人遭不了的罪，我很无奈，每天还得面对朝起暮落”。在网上，她尽情倾吐对命运的不甘。

“万道山峦叠屏障，曲意伴随山泉行”“柳枝新装桃花香，鸳鸯戏水逐荷塘”。构思诗句时，她的目光不再局限于三点一线的工厂、农田、宅屋，而是越过河南农村的黄土，勾勒出更广阔世界的美。

“虽是同床两相望，无言以对心寒凉”“为奴不问红尘事，泪已流干两鬓霜”。写诗时，她终于可以一回真正的自己，倾诉内心的苦痛，而不是在现实生活中沉默着为一大家子操心的妻子、母亲、儿媳。

韩仕梅管自己写的东西叫“顺口溜”，说自己在“瞎编”。但她在快手上发布的 100 多首作品中，每一首下面，都有好几百个点赞与评论。

“心累化作一缕烟/飞向那高高的蓝天……阳光透过云朵/它告诉我/我被乌云遮的时候/也会奋力向前/给你带来一丝的温暖”。3 月 2 日，受“为你读诗”平台邀请，韩仕梅用她带着浓厚河南口音的普通话，隔空为网友朗读自己的作品《心语》。有网友留言：“诗人的声音一出，眼睛就湿润了。生命的韧性与张力，让我不得不赞叹，不得不去热爱它。”

今年 50 岁的韩仕梅，是河南省南阳市淅川县的一位普通农妇。如果不是在快手上写诗，表达自我做回自己，她生命的天空将一直和河南乡村的普通农妇一样。她甚至觉得更低矮，更压抑。采访中，聊起自己的人生与命运，她数次发出重重的叹息。

“没人能体会我一生的心情”

“如果我一直把书念下去，应该有机会成为一个真正的诗人吧”

韩仕梅毫不讳言自己对母亲的怨恨。因为趴着出生，她被母亲认定为不孝之人，差点被溺死在尿桶里，是父亲和两个姐姐一起救下了她。2005 年母亲去世，生病卧床的日子里，6 个儿女中，韩仕梅照顾得最多。“恨归恨，毕竟还有养育之恩啊。”韩仕梅说。

但她对母亲的怨恨，并不是因为出生时的这场风波。“我这一辈子就是被她毁了啊。”读书时，韩仕梅的成绩很好，每次考试都是班里前几名，但初二念了一半，就在母亲的强迫下退学了。

这份隐痛一直深埋在韩仕梅心里，结婚后好长一段时间里，她常常做一个同样的梦，梦见自己继续读书，考上了大学。“后来老了，就不做这样的梦了。”

“如果我一直把书念下去，应该有机会成为一个真正的诗人吧。”很多年过去了，韩仕梅仍有深切的遗憾。

19 岁那年，母亲收了 3000 元彩礼，强迫韩仕梅嫁给一个智力有轻微障碍的男人。在上世纪 90 年代初的河南农村，3000 元可以说是一个真正的诗人吧。”很多年过去了，韩仕梅仍有深切的遗憾。

不只是她，她 3 个姐姐的婚姻，按她的话



说，也是母亲“一手包办的”，也都收了金额不等的彩礼。

娶韩仕梅让丈夫家背负了巨额债务，那些年，要账的人络绎不绝，“有时一天要来 3 拨”。为了还账，韩仕梅种辣椒，进工厂打工，从早站到晚，一刻不歇，脚都站肿了。她甚至还和男人一起，修路打桩，一天要推 100 多车土，还扎过钢筋，截过钢筋，当时全村一共去了 4 个女人，只有韩仕梅一人坚持了下来。

“只要能挣钱，什么活我都愿意干。”苦和累也没能换来安逸的生活，结婚的彩礼钱还清了，又盖房子，盖房子的钱还清了，又盖楼房，再加上照顾一家老小，20 多年里，韩仕梅很难有喘口气的时间。

丈夫不管事，家中里里外外都要韩仕梅操心。盖房需要的钢筋水泥，是她张罗购买；盖房需要的劳动力，是她去请；找亲戚朋友借钱，也全是她出面。在工厂打工那几年，旺季常常需要加班，有一天韩仕梅忙到夜里 12 点才回到家，丈夫竟然一直等着她回来做晚饭。“他什么家务都不做，有一次我跟他吵架，赌气一个月不帮他洗衣服，他的衣服就真的一个月都没洗。”

连公公生病时，都是韩仕梅带着去医院，照顾他，丈夫即便跟着，也基本帮不上忙。“让他抱公公上下床，他都不大会抱，总抱得公公往下滑。”去年公公去世，葬礼也是韩仕梅一个人在操办张罗。

那些年丈夫还喜欢赌。韩仕梅印象很深刻，在上世纪 90 年代，丈夫曾一晚上输了 180 元，“常常是 3 个人赢他一个人的”。除了还家里本就欠下的债务，应付生活开支，韩仕梅还得替丈夫还赌债。

丈夫日常生活里的沉默也让韩仕梅绝望。“他不爱说话，不懂人，不疼人。”一天凌晨 5 点多，韩仕梅在快手上发了这样一条动态，“和树生活在一起不知有多苦，和墙生活在一起不知有多痛，没人能体会我一生的心情，欲哭无泪，欲言无词。”

最亲的人合力织就的“网”

母亲、丈夫、儿子，按理都应该是韩仕梅生命中最亲近的人，但她大半生的苦又都与他们密切相关

更让韩仕梅心力交瘁的，是她的儿子。韩仕梅有一儿一女，在这样的家庭生养两个孩子，她吃了很多苦。“我一直到孩子出生都在干活，大着肚子还跪在地里拔草。生女儿那天，早上见了红，我还去洗了衣服，晚上女儿就出生了。”

被迫退学的韩仕梅，对孩子们的学习非常重视。两个孩子在初中时，就被她送去七八十公里外的县城中学，那里的教学质量更好，但也意味着要花费更多的钱。儿子考上了郑州轻工业大学计算机专业，曾是她的骄傲，没想到大学毕业后，想在大一点的公司找份工作，却每每因肺部的阴影受阻。韩仕

梅回忆说，儿子三四个月时，肚子受风生过一场病，肺部的阴影就是那时留下的。大医院的医生都说了对健康没有影响，没想到竟成了找一份好工作的坎。

心灰意冷的儿子后来回到老家，韩仕梅在自己做饭的厂子里给他找了一份电工工作，想让他学个一技之长，但仅仅去了一个月零三天，儿子就不想干了。韩仕梅想起儿子的前途就发愁，采访中聊到这个话题时，她多次向记者感叹，“这大学是不是白念了？”“肺上的问题在，他是不是就没法找到好工作了？”

2020 年 11 月 24 日，韩仕梅的快手上，罕见地有了喜悦的文字。她发了一张儿子婚礼现场的照片，并附了一首诗，“金枝玉叶一朵花，嫁入王家把家发。夫唱妇随把日过，明年生对龙凤娃”。在动态中，韩仕梅说，“2020 年阴历九月十六是我儿子的大婚之日。半生的酸甜苦辣被这个喜庆的日子冲到九霄云外，心中只留下喜悦。”

那时的韩仕梅哪里知道，儿子婚姻接下来的走向，几乎压垮了她。新娘很漂亮，是花了好多钱相了好些姑娘后，儿子才看中的，韩仕梅也很满意。为了儿子的婚事，韩仕梅前前后后花了 30 多万元，见面礼、订婚礼、媒人、彩礼、三金、婚礼，每一项都要钱，家里 10 万元存款拿出来，还找亲戚借了 20 多万元。

没想到婚礼刚举行两个多月，还没来得及去民政局领结婚证的小两口儿，就因为琐事吵嘴分开了，儿媳妇还去打掉了已经怀上的孩子。女方家退了 23 万元回来。但婚礼、媒人等已经花掉的 10 来万元，还是几乎把整个家都掏空了。

即便如此，韩仕梅也不敢太勉强儿子去跟女孩和好，她担心母亲对她婚姻包办造成的悲剧，在下一代重演。

至今，那条充满喜悦之情的动态仍在韩仕梅的快手上。在儿子与女孩分手后，仍有网友留言：“恭喜才女姐姐，祝贺侄新婚快乐，百年好合，早生贵子。”韩仕梅回复：“谢谢小妹的祝福。”

遭遇挫折的儿子最近去了广州，希望在大城市里寻找新的机会。据韩仕梅介绍，儿子已经准备去一家公司报到了。

母亲、丈夫、儿子，按理都应该是韩仕梅生命中最亲近的人，但她大半生的苦又都与他们密切相关，他们无意中合力织就的网，把韩仕梅困在其中。

诗句为她打开了“窗”

构思诗句的时候，她可以不再去想生活中的种种烦恼。如同让人窒息的生命空间被打开了一扇窗，她终于能在繁重的生活中探出头来透口气

“常常觉得自己是一个没有灵魂的人”，

生活重压下的韩仕梅，只能在诗中得到一丝喘息。

韩仕梅上小学五年级时就能“凑出一首诗”，辍学后，她在娘家得空还能看会儿书。婚后，生活的压力扑面而来，她再没读过一页书。

2020 年 4 月，韩仕梅用儿子淘汰的智能手机点开快手，看到有人写诗，她一边自己摸索着学习使用快手 app，一边尝试着自己写了一首发上去。

“是谁心里空荡荡，是谁心里好凄凉，是谁脸颊泪两行，是谁总把事来扛……”这是韩仕梅发在快手上的第一首作品，她告诉记者，这首“顺口溜”，是当时自己内心的真实写照。

如今韩仕梅已经在快手上发布了上百首诗，她通常是从网友发的视频和照片中，获取写诗的灵感。她曾看着一张照片，就写了好几首关于春天的诗：“乌云遮月半边明，春遇细雨万物生。”“绿装谁人裁，风来解冰封。助推千层浪，层层迎春风。”她看着一张夜幕时分的照片写：“碧空云如纱，丛林映彩霞。”她看着一张夕阳下的照片写：“月隐星更皎，风吹低眉梢。”她看着一张湖泊的照片写：“病情换来晚风起，醉卧斜阳梦千回”……

韩仕梅也通过写诗，倾诉日常生活里周围人无法理解的心情：“往事成风梦依旧，海棠无语心泪流”“依栏独赏夕阳红，心空堪忧暗泣冷”“假如来生世上，奴愿真爱一场，懂我心赏我芳，互诉衷肠”……在诗歌这一小方天地中，她更像一个纯粹的女人，而不是生活在重压下没有自我的妻子、母亲、儿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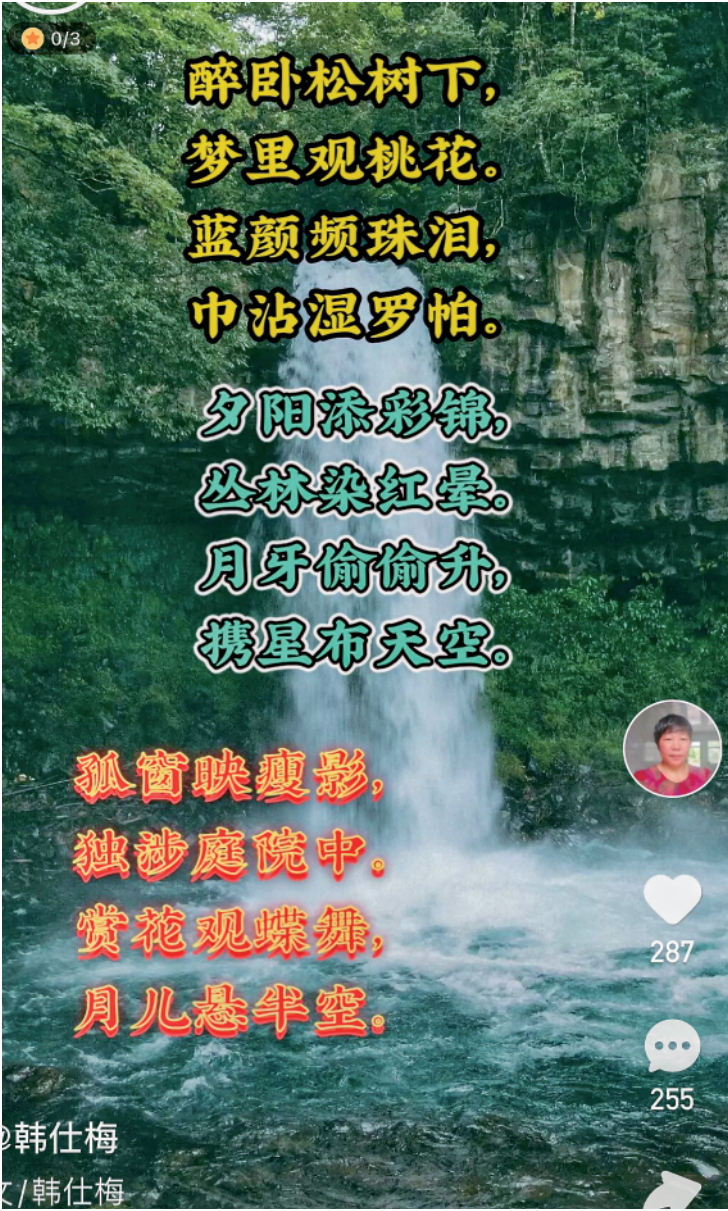
在她的每一首诗下面，通常会有好些快手诗友们回复的唱和之作，以及更多网友的点赞和评论。“构思新颖、巧妙”“喜欢你，写得真的很好，也给我带来了很大力量”“真的好棒！这么浪漫的内心，看到的世界一定也很美”……

对于韩仕梅来说，写诗本身就是纯粹的放松与快乐。构思诗句的时候，她可以不再去想生活中的种种烦恼。如同让人窒息的生命空间被打开了一扇窗，她终于能在繁重的生活中探出头来透口气。而在与网友和诗友们的交流中，与人对诗，被人称赞，也是她在现实生活中从未有过的快乐。

随着交流的人增多，有诗友主动发私信给韩仕梅，提出可以免费教她写诗，包括平仄、格律等。韩仕梅尝试过按热心诗友的要求写诗，但感觉拘束太多。“我的一生已经被束缚得那么厉害了，写诗就想自由一些，随意写写，随意分享。”

只是，在快手上写诗终究无法弥补现实生活的不如意。“写诗时是可以忘了很多不开心，但一停下来就会又会想起。”韩仕梅告诉记者，“现在也不是说日子过不下去，但家里那些事，想想就会掉眼泪。”

即便过去这些年有诸多不顺与困难，韩仕梅也有她的自尊与坚持。儿子上大学时，本



左上：韩仕梅和丈夫。
左下：韩仕梅和小时候的儿子。
左中：20 岁的韩仕梅（左）和三姐。
右上：韩仕梅发布在快手上的诗。

受访者供图

来可以在村里开张贫困生的证明条子，这样能拿到 5000 元补助。韩仕梅跟儿子说：“算了，咱不要，家里又不是真穷得揭不开锅，钱我们可以自己挣。国家的钱要用到更贫困的人身上。”

希望孩子们能有不一样的人生

她从未想过要去更远的地方，她选择心甘情愿被束缚在家里，只希望孩子们能有不一样的人生

在韩仕梅看来，女儿是家里最懂事、最心疼她的一个。“她曾经对我说，妈，我都大了，以后你有什么事跟我说。再过几年我也可以挣钱了，你就不用那么累了。”

女儿也支持韩仕梅在快手上写诗，她鼓励韩仕梅，“妈妈，你可以去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，只要你能开心。”女儿是家里唯一会去读妈妈诗的人，还曾很惊喜地对韩仕梅说，“妈妈，你真会写，这些句子我想都想不出来。”

韩仕梅的女儿如今在淅川县重点中学读高三，将来想当一名老师。韩仕梅告诉记者，无论女儿读书读到什么程度，她都会供，她永远不会忘记自己学业中断的痛苦，希望女儿能通过学习改变命运。

对于女儿将来的婚事，韩仕梅说，她要充分尊重女儿自己的意见，绝不会插手，也不会要求高额的彩礼，只要有这个程序就行。“我可能不能走我妈那条路，害死人。”她说，“我是嫁女儿，又不是卖女儿。”

如今，已经成年的儿女看到妈妈一辈子这样辛苦，都支持她离婚，但她自己不忍心离开这个家。最近一年多，丈夫开始格外依赖她，“我有时晚上想去女儿房间睡觉，他都不让，就坐在女儿床边看着我，我睡半夜他就看半夜，一定要等我一起回房。”

“女人一定要找一个你爱的人再嫁，要不然这一辈子就瞎了。”韩仕梅曾在快手上发过这样的动态，但在她看来，丈夫有再再不好，也仍是一个“善良的人”，“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一样，我真离开了，他也可怜”。自从 2007 年儿子去县城读中学，丈夫终于也不赌了，如今丈夫在韩仕梅做饭的工厂当工人。“赚的钱都会交给我”，韩仕梅说。

但丈夫仍然不管家里的事，也不大说话，更无法理解韩仕梅写的诗与她内心的痛苦。“晚上我们在一起也没话说，我自己写我的诗。”韩仕梅说。

韩仕梅决定就这样生活下去，“这是我亲手打拼下来的一个家，我不能亲手把它毁了。”除了 18 岁那年回过一次湖北保康的老家，她这辈子去得最远的地方就是南阳市，还是为了陪家人看病。但她也从未想过要去更远的地方，她选择心甘情愿被束缚在家里，只希望孩子们能有不一样的人生。